

布林肯 九赴中东斡旋 加沙离停火有多远?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日抵达以色列,未来几天会在中东开展密集外交斡旋,弥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以色列关于加沙停火的分歧,希望促成停火协议。

然而,以色列和哈马斯互指对方阻碍达成停火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仍表示停火依然可能,希望能在本周达成协议。巧合的是,拜登所属民主党本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反战示威已给大会蒙上阴影,分析人士说,拜登政府急需通过“调停”加沙战事,为民主党在选举中加分。

布林肯九访中东

这是布林肯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第九次赴中东斡旋。一名随行高级别官员说,布林肯在停火谈判的“关键时刻”抵达中东。

据《纽约时报》报道,当前中东局势紧张,地区冲突扩大的风险迫在眉睫。拜登说,他这次之所以派布林肯访问中东,一方面是要继续开展密集外交斡旋以促成停火协议,另一方面是要“强调全面停火和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协议达成在望,中东地区各方不得采取行动破坏这一进程”。加沙停火谈判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重启,16日结束,与会者包括以色列、卡塔尔、美国和埃及官员,哈马斯缺席。随后,美国谈判代表向哈马斯



8月16日,一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尼斯西北部的一座城镇撤离。新华社发(里泽克·阿卜杜勒贾瓦德摄)

和以色列提出新的停火计划,旨在弥合分歧。白宫说,停火谈判高级别代表希望本周能在埃及首都开罗再次聚首,最终敲定协议。埃及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下一轮谈判时间暂定在本月21日。

布林肯定于19日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高层人物见面,20日前往埃及。多名外交人员说,停火谈判主要卡在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与埃及接壤的“费城走廊”保持军事存在,同时要求设立检查站对寻求返回加沙北部的巴勒斯坦人实施检查。

本周能有突破?

布林肯抵达特拉维夫前不久,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说,停火谈判“非常复杂”,“我们是在谈判,而不是在一再地让步”,以色列“在有些事情上可以有回旋余地,但对有些事情不能”,他会严守他认为对以色列安全至关重要的原则。

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哈马斯“依然顽固”,应当施压哈马斯,而非以色列政府。

哈马斯18日再次谴责内塔尼亚胡阻碍加沙停火协议达成。哈马斯说,美国新提出的停火计划是在“回应内塔尼亚胡提出的条件”,尤其是他拒绝永久停火并从加沙地带全面撤军。

哈马斯上周全程缺席在多哈重启的

停火谈判,在谈判前呼吁各方致力于切实执行此前多轮谈判中已达成的协议,而不是一味举行更多谈判。哈马斯政治局成员萨米·阿布·祖赫里17日在一份声明中直言:“说我们接近达成协议是一种幻想。”拜登18日说,加沙停火“依然可能”,美国“不会放弃”。

美国的政治算计

《纽约时报》评价,在多哈重启的加沙停火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东问题专家埃亚勒·齐塞尔对新华社记者表示,美国深知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但鉴于当前美国总统选举临近,拜登政府迫切需要通过扮演“调停者”角色,为民主党赢得更多政治加分。

这是7月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拍摄的美总统拜登(左二)和副总统哈里斯(右二)。新华社记者胡友松摄 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定于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美国媒体称,数千乃至上万抗议者预计将涌入这座城市,抗议拜登-哈里斯政府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推进军事行动。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些出席大会的民主党人担心他们受到抗议者围堵,国会安全官员甚至建议他们订酒店房间时不要用真名。

(记者:陈丹、赵文才、王昊)

国际观察

从“超级选举年”看全球政坛之变

据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阚静文、丁宜)今年被国际舆论称为全球“超级选举年”。据媒体不完全统计,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一年举行重要选举,如今有三分之二的选举已完成。国际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这些选举结果呈现出三大趋势:不少国家的传统执政大党遭遇挫折,通胀、移民等触及民众关切的经济社会议题对选举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西方政坛中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进一步崛起,加剧社会撕裂和民意分化。许多国家的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将给各国政局和全球治理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传统执政大党遇挫

纵观今年世界范围内的选举活动,一些国家的传统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失势,引发广泛关注。据媒体不完全统计,在已经完成的重要选举中,有约一半的选举结果未能“维持现状”。

印度执政党席位不及预期,或将给未来执政带来掣肘。6月5日公布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显示,虽然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印人党)主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过半数席位,但印人党本身的席位较上届大选大幅减少,未能过半。因此,印人党不得不与其他政党组建联合政府,这将给总理莫迪的新任期带来更多挑战。

同在6月公布的南非大选结果也出现类似情况。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在国民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虽获得最多席位,但未能过半。这是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以来,非国大议席数首次跌破半数。

法国政坛则出现左中右“三足鼎立”

的情况。总统马克龙6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议会选举。7月初,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束,属于“中间派”的执政党联盟与左翼联盟联手阻止了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不过,由于左中右三个阵营均未获得绝对多数席位,执政党联盟席位仅排名第二,法国政治陷入不确定之中。

英国前首相苏纳克于今年5月宣布提前大选,希望以此扭转执政颓势。但7月初的选举结果却是执政14年之久的保守党黯然下台,主要反对党工党通过吸纳民众对保守党的“不满票”大获全胜,上台执政。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选举结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全球政治秩序的重塑,政治分化极化或将成为一种新常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副研究员袁莎说,从这些选举结果可以看出,在一些国家政坛,不同倾向的政治势力间的博弈正在加剧。

经济民生是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认为,传统执政党的失势体现了选民对本国经济状况的不满,经济民生等与选民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成为决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路透社评论,食品、能源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对各国人民生活造成冲击,“一些国家的在任政府和领导人对此付出了代价”。

在韩国今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国民力量党及其卫星政党依旧未能扭转国会“朝小野大”的局面。韩国《中央日报》分析指出,政府无力应对民生问题,导致其在选举中失去民心。据韩联社报道,韩国2023年整体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及2%,但食品价格涨幅超过6%。

英国福卡尔数据研究公司民调显示,在6月上旬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改善经济”成为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有分析指出,在此背景下,欧洲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右翼或极右翼政党借民众对经济形势的担忧成功扩大了票仓。

而一些在经济民生领域作出成绩的政党及候选人则收获了选民的信任票。在6月的墨西哥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所在竞选联盟总统候选人克劳迪娅·辛鲍姆以较大优势赢得选举,其“政治导师”、现任总统洛佩斯执政以来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改善民生和基础设施,被认为对胜选作出重要贡献。

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的情况也类似。在2月的印尼总统选举中,现任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当选总统。分析人士指出,普拉博沃在竞选中将自己定位为现任总统佐科的“接班人”,由于佐科两任总统任期为印尼带来稳定和繁荣,民众对佐科执政表现的认可拉高了普拉博沃的支持率,“佐科效应”成为其胜选的关键因素。在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现任总统普京以87.28%的得票率实现连任。俄联邦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6%。分析人士指出,有效应对西方打压并提振经济,是普京高票胜选的重要原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刊文称,在“超级选举年”中,多国选民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经济议题放在首位,能否有效解决通货膨胀、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他们选择的关键。

欧洲政坛“向右转”

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选举结果呈现出右翼和极右翼势力抬头的趋势,这在欧洲

尤为明显。《政治报·欧洲版》网站刊文称,欧洲呈现“向右转”趋势,在一些地方,极右翼领导人正在掌权;在另一些地方,传统中右翼政党正在与极右翼势力结盟,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和中间偏左的社民党党团分别保持欧洲议会第一、第二大党团地位,但右翼和极右翼势力席位有所增加,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得票率均领先执政党,欧洲政治光谱明显“右移”。

美国《政治报》网站指出,民众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影响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教授阿里亚德娜·里波拉·塞拉旺指出,近年来,移民问题已成为欧洲政治辩论的核心议题,“难民危机”让极右翼政党的移民政策在欧盟国家内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法国执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得票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是促使马克龙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的主要原因。英国加的夫大学讲师玛尔塔·洛里默指出,极右翼势力的复苏并非发生在朝夕之间,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成功,一方面体现出其拥有忠实且强大的选民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极右翼势力在欧洲的常态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卡利查兰·维拉·辛加姆表示,近年来,欧洲移民问题越发凸显,选民认为主流政党未能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担心本国的福利和治安状况,这让主张强硬应对移民问题的极右翼政党在欧洲呼声渐高。分析人士认为,政治光谱“右移”可能给欧盟在移民、绿色转型等问题上的政策推进带来更多不确定性。